

詩

經

偶

箋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彤弓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彤弓賜之重者也。每賜必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獨言弓者。舉重以該輕耳。周人尚赤。故重彤弓。賜弓不張。故曰詔三章。開看藏之。志其重也。載以正其體。橐以養其色。皆藏中事。貺之則必喜之。好之饗之。則必右之。醕之饗禮烹太牢。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

三代而  
后不復  
漢唐諸  
君即宗  
祖于石  
守信節  
何嘗不  
是一週  
疑忌只  
是作用  
較殊耳

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徐儼弦曰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得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賜也

菁莪

首三章既述相見之喜末章復遡其未見之思者有未見之懷則其見愈親有願見之望故其見愈幸也錫我百朋止形容其既見而喜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具有五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爲

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爲一朋也載沉載浮狀舟之飄泊中河上下游移可謂善言情致沉亦非沒溺之義。

六月

通詩固美吉甫還在宣王之命將中興上首二章出師時事中三章行師時事末章班師時事。

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常服將帥之服也下我服始就士卒言之王于于字鄭云于曰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正華夷之大分曰匡安社稷之大業曰定。

傳箋  
卷七  
十一  
比比之也。開開之也。俱力上說。維此六月四句注中分疏甚明。但須總會此意。不必拘拘分貼。

三章作上下平對。不可從車攻馬良固禦敵之具。而嚴翼又行師之本也。以奏以定。但吉甫欲求如此。尚未然事。

匪如四句。正應前孔熾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畫以鳥隼之章也。鳥章所以統前舊說。鳥章中帶龜蛇之旄。在內白旄。繼旄者也。帶鳥章之旄。在內。余意下文元戎啓行。原說前軍。只鳥章之建。其旄中央更自直。

截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也。

戎車連上章一路敘下。織文二句言旌旗。元戎二句言先鋒。戎車四句言車馬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如此。非指物以形容之也。薄伐太原。正帝王羈縻戎索。治以不治之道。合當如此文武還就其平日言是歸美之詞。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爲二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見。故金才不見於世。而功名亦不與三代爭。駟有由然耳。

燕喜時說俱就私燕說。然有謂旣字難通者。欲以燕

喜屬公燕而以我歸永久轉下始作私燕看來亦日  
層節全意還作私燕只燕喜二字與頌魯侯燕喜一  
例便於既字有着落矣張仲只道其一時之盛將相  
調和亦題外意從說詩者看出燕喜須摹出吉甫先  
憂後樂氣象大臣志在社稷功在疆場指顧河山自  
然康豫只說生還者非是

采芑

首二章軍容之盛三章紀律之嚴四章則言其以威  
望而成南伐之功

新田新成桑田也。苗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舊以新田在彼。苗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爲興全無味。不過因所事以起興耳。秉鉞以臨之曰蒞。統御之以行曰率。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然詩人之詞。名數原不必拘。師千之試言。師衆所以扞禦乎敵者。者。練習也。四騏二句。車馬對箠。箠二句。車馬之飾對路。車是將所乘之車。非上三千之車。魚服載於車上。故言車飾而并及之。一說魚服非矢服。與采薇不同。卽所以飾箠也。左傳魚軒註云。魚皮又可以飾車。



也與此義同。

上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起下意。約軛二句以車馬對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兩服兩驂故有八鸞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下芾珩卽是詩人只要發出方叔氣燄威望見於車旂珮服之間。而武侯羽扇綸巾羊叔子輕裘緩帶之意自見。

上六句亦輕。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師行進退之節。用之有律而不亂也。本鉦人伐鉦鼓人伐鼓而日

鉦人伐鼓省文也。本陳師而鞠之。陳旅而鞠之。而曰  
陳師鞠旅亦省文也。兵法凡軍進止皆鼓動鉦止。此  
特就動一邊說。故淵淵以鼓之進兵者言。闐闐以鼓  
之振旅者言。而其中皆自有鉦之意。在方叔訓練軍  
中種種嚴明顯允二句。復就上嘆美之曰。顯允方叔  
伐鼓。云謂自始至終皆進退有度也。顯允要粘軍事  
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舊。以鉦人句未戰陳師句  
將戰伐鼓二句。纔是戰時事。亦不必如此碎裂。  
末章方叔功成。旣以壯猷。復以宿望。總是歸美之意。

蠶爾二句不過引頭意。或云意方叔已老等語又屬蛇足。叔歷事王朝而精習國體。積起兵鬪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壯猷。謀之壯不以力之壯也。執訊獲醜。竟作寔事看。戎車三句一串。意嘽嘽者快其車之衆盛。而雷霆者壯其聲勢之雄猛。來威亦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先聲威敵。所謂西賊聞之心膽寒云耳。要知此皆褒美之體。未可拘拘。

車攻

宣王本因會同而行田獵。然此詩却爲田獵而作。須

要見中興氣象。百度維新。會同舉而王者之大統正。田獵舉而王者之遠略脩。詩中旣攻旣同旣好旣飲旣調旣同旣駕俱見法度脩飾有夙具之意在。

首章援起之詞旣攻旣同指平日言便見中興光景。四牡二句正往東都事會同田獵俱舍在徂東內不言何事而喜逢曠典之意自見。二章指往東都所爲之事也。田者刈草爲防。驅禽獸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甫大也。甫草下。敖山卽其地也。三章則選徒而狩矣。噐噐人衆則聲衆。靜治尚屬餘意。搏獸於敖尚是。

未○然○事○有○司○風○戒○將○以○待○諸○侯○之○朝○畢○而○舉○耳○此○章  
既○言○選○徒○四○章○自○宜○以○行○狩○接○之○言○會○同○者○正○以○會  
同○而○田○獵○也○奕○奕○有○釋○想○見○當○時○六○服○奔○走○車○騎○絡  
繹○真○可○謂○復○見○漢○官○威○儀○四○句○一○氣○說○下○五○六○章○正  
征○狩○時○事○決○與○拾○相○比○曰○伏○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  
既○同○言○同○心○同○力○正○是○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不○是  
比○耦○四○黃○不○但○足○之○齊○又○齊○色○也○不○猗○不○但○色○之○齊  
又○中○法○也○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善○也  
看○不○失○二○字○真○有○御○者○羞○與○射○者○比○之○意○七○章○蕭○蕭

二句。狀容狩畢後整暇之景。如畫。徒御句嚴也。大庖  
句惠也。上中下三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中奉賓  
客。君止得其下。故不盈。末章之子於征。只就田獵說。  
有聞無聲。有合。選徒及馬鳴。章言者有單承馬鳴章  
者。看來有聞無聲四字。可解。不可解。句法妙甚。原是  
躡括通詩作。嘆美詞。正宜渾融會意。時說止聞選徒  
有聲。不聞徒聲。止聞馬鳴。不聞徒聲。夫選徒之聲。與  
馬鳴。即皆聲矣。如何說無聲。下二句。君子就德言大  
成。就業言看來。亦于會同田獵。上不即不難。想他規

模氣象如此聲靈赫濯政令昭明節制閑裕居然聖  
主之行王者之治云爾天下事喧由于玩玩則苟簡  
闕冗之弊漸生便是衰世氣色靜由于肅肅則精明  
整暇之意可思便是中興氣色故詩中屢言靜治深  
意可味

吉日

車攻狩於東都吉日狩於西都一章備其具二章擇  
其地三章方獵而人心踴躍四章旣獵而禮儀盛備  
見非昔日氣象意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祭祀爲內事。田獵爲外事。戊剛日也。房四星爲天駟。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常祭馬祖。以春。今將用馬力。故又禱之。重在禱上。不重誣。曰升彼大阜。二句注。可以字分曉。此時尚未從群。也。田車二句與上二句開說。不必泥是神力。

庚午亦剛日也。漆沮二句語意宛轉。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其和以地言。孔有以獸言。趨則儻儻。後者疾行而追。其類也。行則俟俟。前者緩行而留其群也。或三爲群。



或二爲友極盡獸多之狀中興之世百物改觀言下  
自見率左右燕天子不須拘拘獲禽上須以中興大  
氣象說只說下之人心鼓舞所以致之者自在言下  
亦不須歸重宣王身上反覺意味淺短

小犯言發射之即中也大兇言殪中之即死也有巧  
力意賓客泛言非專田事之人醴維王享諸侯則設  
之且以酌醴不獨可以舉常宴即酌醴亦無不具凡  
獲禽之多也

鴻鴈

詩作於安定之後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要知其喜幸處正是悲痛處悲痛處全是感激處惠鮮懷保文之所以興也。嗚矣富人哀此筑獨幽之所。以亡也哀此鰥寡宣之所以中興也。

一章述昔之苦二章述今之樂三章述已作歌之意。三章俱有劬勞俱稍有辨首章就離散言二章就作室言三章則合前二章意映下宣驕言上二章以鴻鴈對之子故屬興末章不言之子故屬比矜人即下鰥寡維此哲人四句與黍離園桃意肯各別彼傷人

莫我知。垂重不知一邊。此全重哲人說。愚人正是深感。哲人處如云。哲人洞悉民隱。知我哀鳴。苦哀使愚人則謂我宣驕耳。亦不必暗指厲王。

夜如何其

三章一時之詞。通詩只夜如何其一句喝起。下面意旨甚疑。聲響甚急。宛然目見庭燎耳聽鸞聲。目視旂影。註中夜雖未央。著一雖字。只尺千里矣。

庭燎樹之於庭。司烜供之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天子庭燎用百。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恭嘿。則反掌中興矣。

沔彼

首章水猶有所宗。鳥猶有所止。反興人獨無憂。二章水流之盛。鳥飛之揚。興已憂之甚。三章以鳥不自縱。興人乃縱。讒以之惑衆。則曰訛言以之誣民。則曰讒言。憂我父母四字。詞危意苦。可思可涕。我友敬矣。工句玩矣字。其字有能敬自然。讒言不興不能敬自然。

讒言必興兩意在。

鶴鳴

鍾伯敬曰。句中透熟。目擊道存。此詩如易之取象。不是譬喻。

園有近習意。山有疎遠意。樹檀見客悅。可近山石見粗直。可憎。

玩註中意。似以誠明好惡立解。然會得此意。只將物理含泳。不說出正意。更屬深遠。二章反覆咏嘆。其趣無限。亦見愛君無已之意。

說詩類  
辨得如  
與心脈

祁父

禁衛之士所以扞禦京師遠從征役行者怨之首二章見已役非其職末章更訴其徃役之苦則非維不當役而情亦大可哀矣祈父不敢斥王之詞猶北山之呼大夫也曰有母尸喪不維獨子更且無家然軍中未必皆獨子只甚而有母尸喪者亦有之有字可味

白駒

此詩作於既去之後讀者須從音響字句間摹寫其

網繆繾綣無可奈何之意。首二章謀所以留之之方。欲留其人而計及于白駒。欲留白駒而計及于繫維。總非實事。若着實認真此觸客之道。豈留賓之禮。朝夕本非永淹延于欲去之時。則片刻而千秋矣。永字字法妙品。三章曲道招隱之意。若與款曲商量。既以公侯逸豫勸之。復以慎優游勉道思望之。要知此等高人決不以公侯動念。白駒詩人若更以公侯富貴留之。是又以腐鼠相嚇矣。一片肝腸。正欲其蒼生一出。如謝安石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如范希文逸豫無

期正喜見太平悅安社稷之謂也無期不是久長是無涯量也優游曰慎道思曰勉知其泉石成癖宛轉相勸只慎勉二字想見挽留之苦至末章則人已去而情難盡思愈深而調愈苦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時藿苗無所用縈維無所施直是目斷行暉宛然丰采在望至心傷意折人不可習僅欲其音傳跡不可羈更欲其心炤無金玉爾音處即無遐心處然讀至此真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謂城朝雨之曲小山叢桂之歌不足言也



逍遙嘉客處。求教請益等語。一著便呆。金王爾音。只欲其音問相通耳。非望其有經國之言也。賢者高尚。寧肯作此詩人。亦何敢復以此期之。

黃鳥

此詩與綿蠻碩鼠一例。三章一意。黃鳥三句。如所謂無寓人于我室。我將反之意。善道者。患難相收。卹之道也。明者察人之疾苦。一說不可與之求明白。亦好不可與處。則益甚矣。人情厚薄。親疎自不可強。舍其宗族鄉里。而適他邦。忘其父母兄弟親戚。而就他人。

情義漠然。何足深惟。要知詩人之意。正傷其遭遇亂世。展轉四方。置身無所。謀生無路耳。井田廢而州閭。族黨之養。微風俗夷而陸媼任恤之義薄。此所以爲雅之變也。

我行其野

誠不以富二句見詩人忠厚之旨。然詞恕而意愈刻。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毒刺。非真謂其爲新故不爲貧富也。

斯干

此築室後落成之詩。落謂與賓客燕會飲酒以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或曰祭名。首章首二句是形勝。次二句是制度。築室之大槩已盡。下更詳言之耳。似續四章。雖俱是言築室之事。而似續章又領三章。曰築室百堵。已該下墻堂室意。曰居處笑語。已該下攸芋攸躋攸寧意。兄弟以見在居室者言。子孫以後來誕育者言。俱祝詞。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業之艱多。覆墜於子孫。故二者寔人君莫大之福。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竹苞以上根基盤結。

言松茂以上結構牢密言相好相尤一正一反勿涉  
戒意注提居是室者四字出來正恐與築室意相遠  
是晦翁密處

似續妣祖正見其中興百度脩舉乃作室以復舊觀  
故曰似續以志其盛既盡吾堂構之美復非狹小前  
人制度自騁雄心非若後之勞民動衆者比也言西  
南則該東北謂西南爲奧宜通明而戶牖之者未是  
居則端拱朝堂處則燕怡宮闈此似祖妣之上下陟  
降者也笑則天顏有喜語則王言渙發此似祖妣之

泮魚優游者也。

閣閣以所見言。橐橐以所聞言。攸斐言居是垣墻者。有宅中畝外規模。非以垣墻形勢言。

大勢嚴正。自堂之大槩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室之脊梁。宇屋之四垂。峻起故如鳥之警革。簷前後之正簷。阿旁出之側簷。華采故如翬之毛羽。四如字形容之詞。不作譬喻說。

殖殖二句。規模之大。噲噲二句。向背之宜。楊升庵曰。噦噦屋深饗也。庭是宮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

麻蕪間柱。正是當戶牖處。冥是遠戶牖處。

六章以下皆祝願之詞。蓋築室而子女生。則本支繁衍。從此而開。故設爲夢以禱之。乃占我夢。乃自家思付。與太人占之不同。

乃者言其果符是夢而生也。寢牀亦是常事。以女子照看。則尊之矣。裳下飭半圭曰璋。不衣之衣而衣裳不弄之圭而弄璋。成人有漸故也。朱芾帝王子孫自是如此。不是期許。只是預道室家指婚因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注中。生于是室。句全要常提醒築室意。

來。

襦小兒被襁。制方欲其方正事人也。瓦紡時所用之物也。無非無儀。三句正陳眉公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意。三句亦滾說下。

無羊

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占富庶之祥。此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謂牧事之所致也。通詩或言牛羊衆多之羣數。或言牛羊衆多之形象。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并牛羊動止情性俱從筆端畫出。至於牧人之何養。

笠負餽糧。取薪蒸搏禽獸。從容自得。宛見其追隨於  
淡烟衰艸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內。蓋謂牧人之  
善牧者。固非耑就牧人摹寫閑適者。亦非映帶牛羊  
意境殊絕下之麾肱畢升。又正其映帶關生最妙處  
耳。咏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則淡無意味。  
末章點綴已盡。忽生一牧人之夢。以致其頌禱之意。  
蓋此詩以徵宣王牧事之成。若只前三章不過卜式  
陶朱家蕃畜風光矣。若離若合文字之妙。不可殫言。  
然要知夢本托言。衆維魚旒維旗。亦只是恍惚變幻。



之景即豐年室家亦只以其意言之若沾滯作何解則大愚矣。

首言誰謂有矜詫其新有之意三伯維羣三伯羊爲一羣也若直言三伯羣便已說盡濺濺濕濕正是牛牛衆多景象讀者不必他求只就本文一形容想像之衆多之景瞭然在目。

羊性至踈易耗故三章獨以羊言之少損曰騫全壞曰崩衆維魚旒維旒只是恍忽所見如是非似人寔魚似旒寔旒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旒變爲旒之謂兩

言。眞。是。夢。境。豐。年。室。家。影。會。發。意。正。不。必。如。時。說。強。  
生。議。論。認。得。此。意。即。謂。旗。旒。爲。豐。年。衆。魚。爲。室。家。亦。  
何。不。可。然。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痒。  
矣。

節南山

此詩之作刺尹氏也。用尹氏者幽王刺尹氏正所以  
刺王耳。尹氏流禍。只在不平其心上。而其心之不平  
只是不躬弗親。而任用小人。斥遠君子。舊說用人行  
政兩重。詞氣不然。用人而行政在其中矣。析而分之。

首章挈其瞻一句。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遂推本于其心之不平。三章言其位高責重。宜平其心。申前具瞻之意。四章則正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章承言禍亂之靖。只在平心。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生。百姓滋病。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以見其無可往之故。九章深咎尹氏。十章則原其作誦。以冀王心之平。而爲萬邦之畜也。此章全爲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有本領。從前說尹氏。可見字字是說王也。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不平其心。是一篇綱領。故曰不平。曰不均。曰式夷。曰不備。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

南山惟高峻。則石自崑崙。師尹惟尊顯。故民皆仰望。師尊位也。尹世卿也。不敢戲談道路。以目之景也。戲譚猶不敢。况法言乎。大都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獨如國家何。國未常斬。曰既曰卒。極危之詞。字法妙品。

艸木山之寔也。草木無不猗猗。山之平也。反興下意。

薦蹙二句是神怒。民言句是人怨。末句總承。

上六句責其失職。下二句責其避位。爲安危利害之所係。故曰。氏爲蕩平。正直之所出。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見非平其心者不能。兼猶百揆宰衡之意。四方二句承上二句。俾民不迷。又承此二句。應前具瞻意。空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言人類將滅。甚言之也。

四章正尹氏不平之寔。舊說上四句分用人非也。行政不親。勢必委任小人。使用人不當。弗躬二句起下。

弗問二句弗問弗仕者必小人即下姻婭瑣瑣者是也問者謀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此正平心事也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下一勿字下則無懸仕看則無二字口氣但屬姻婭便不使之點辱縉紳又何小人殆之有

五章即承用人說言反之可以已亂也不儻即在鞠誦中看出不惠即在大戾中看出君子如屈四句如字中有持危定傾自有其道。人自不爲之意如屈如夷舊照傳中分貼然細玩朱子之意寔重用人一邊

但弗躬弗親與行政之苟不用其至意相近瑣瑣烟  
如與用人之偏不平其心相近遂偶開言之耳讀者  
正不可泥。届至也。蓋勿躬勿親事安得其究竟。弗問  
弗仕。人安得其底裡。是不用其至也。故以如届進之  
闕如樂之一闕然少息之意。夷卽平心之謂也。夷則  
釋然無爭心。民無侯咀侯呪之事矣。

六章言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不吊昊天言尹氏  
不爲天所卹也。語意滾下四句。誰秉國成應國均不  
自爲政應弗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迷卒字有

終不能改之意。又應上如屈四句。

七章言天下皆亂。君子有窮感之勢。八章言人情反覆。小人極譁張之態。小人愈譁張。則君子愈窮感矣。又何往乎。

九章俛仰時事而嘆之。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寧乎。王之不定。不獨民之不寧矣。不懲其心。二句自是。小人常態。然正是君子心傷處。

末章正歸重王心上。訛爾心有日。改月化。不知所以然之意。王心訛。自然窮極禍本。知宗社生靈之毒。全



在誤用尹氏天變不作人心不離太平之理也故曰  
畜萬邦畜未便是昇平少救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  
病之人元氣難復必從容漸漬以養之

正月

凡讀詩宜作三等國風里巷歌謠之什寂寥短章意  
致無限正雅三頌並一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  
條理燦然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閱時悼俗之所  
爲纏綿愴怳層見叠出刺譏懲創縱橫反覆文必盡  
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脉不必分章

析句以文詞牽合也。如此詩以女寵爲主，惟君心盪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許大筆力不能爲此。

章內言天者四言，民者五，憂字凡七見，低回綿結語，無倫序。大都前六章詳訛言之可憂，後七章刺王不能用賢，以已亂故，使艷妻得志于內，小人得志于外，反覆以明其憂亂之意耳。

作集 卷一 三  
一章憂訛言之大以發端。四月繁霜天之變也。民有  
訛言人之亂也。然下四句俱頂訛言邊。不可以天變  
人亂並言。念我獨兮四句言我之憂所以如此。其大  
者正緣小心畏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憂之大承上  
孔將來其憂甚大。故其心愈小。鼠病而憂在於穴中。  
人所不知。

二章傷已。值訛言之世。好言二句。好醜之言皆出於  
口。正如今人所謂說好說歹俱憑他口中出。正是說  
言之象。有謂好言。夸譽之言。莠言。譏謗之言。尚未是

見其獨憂以爲矯激見其小人以爲過計故曰有侮  
蓋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三章言國之將亡所以甚窮詭言之害念我無祿傷  
已之不幸也民之無辜一路說下旣爲臣僕便不知  
從祿何人如烏之三匝不知止誰屋矣有謂人屈有  
位民屬百姓者太鑿人泛指世人言即上無辜之民  
便是于何從祿舊說言忠臣義士已不敢不勉但不  
知人之所從何所此言固是但亦不必加此周旋詩  
人原不過危言以動之即從祿向云非謂食祿只是

脫災危之世。享生人之樂。此言亦是然。詩非自道。泛說世上人詞。旨傷悼。即說易姓受祿。亦自不妨。

四章不得已而以止。訛望之天中林四句。舊說以物猶可見天。乃無知作興。牽強無味之甚。蘇子云。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傷。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惡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詩故云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可薪樵。喻周民死亡之迫。又一說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用小人。三說似皆有意。天非夢夢。以

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靡人弗勝。就不善之人。不能勝天說。故終之曰伊誰云。憎言天非有所憎於惡人。也。知後之禍。非憎惡人。則知今日之未既。亦非比惡人。後定而今未定耳。細味此詞。正是詩人飲恨惡人之詞。如世俗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蚤與來遲之意。

五章正刺王不能懲止。訛言謂山二句是訛言影子。不是比喻。舊分上四句無止訛之君。下四句無辨訛之臣。血脉殊不貫。寧莫之懲。歸重王說。名且訊之者。

皆王也。王既不能禁止而下又不能辨別。總極痛恨之詞。具曰予聖。平居人人自負。到實際處。俱憤憤絕。肖衰朝人狂憤光景。有謂人皆懼。既不肯一分皂白者。亦可然前說于具。聖語意更肖。烏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辨也。

六章極言身之無所容。正不能懲訛言之害。踟天高。憂將墜也。躋地厚。恐地陷也。形容賢者處亂世光景。可謂曲盡。然如此。雖無是事。而有是理。故繼之曰。有倫有脊。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之。則無倫。脊之在背。

有條理焉。故曰春。

七章又極言已進退無據。以極王弄賢之狀。抗者齟齬頓剉之意。求我則猶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非以爲法則也。求本非夢寐。旁招只賢人在野。故招來之。便似求執亦非。拘囚繼繫。只賢人欲去。強羈縻之。便似執莫我力。謂不能著實用我也。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亂世處賢人置之不進不退。待之疑舍疑用。往往如此。

八章正指亂本。胡爲厲言。必有所以致之者。褒姒是



也。燎之二句言火反難滅。國反易滅。反言以起下意。  
周宗未滅。詩人口中語氣。却便似已成者。唐明皇幸  
蜀。民伏輦下者。皆謂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政此  
意。褒姒是禍源。詩只一語而止。終若爲尊者諱也。

九十章進之以用賢者。此正是救亂先著。亦是今日  
急著。二章一正一反。行險喻淫虐。陰雨喻大難。又字  
中有行險必蹶之意。在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  
車。有謂輔喻已用之賢。僕喻未用之賢。輔喻大臣。僕  
喻庶官者。皆非。輔僕總以將車統喻人君之用賢。自

輔何必分疏。

十一章俛仰情事而復歎之見處今世者如魚舍江湖而處池沼我安得不憂憂心句似總從前許多意來念國之爲虛政胡爲厲矣之意

十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小人富則民必貧自然之理昏因孔云注云旋也謂周旋也余意二句合解謂洽比其隣里婚因云語助詞古文多有以云字煞者方有穀方字見小人正在得意之初哿矣二句非美富人也正以哀惻獨耳

十月之交

舊說幽王之時。國家政令乖錯。小人柄用。天變作于上。而作此詩。看來此詩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序曰。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寔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是也。首三章備述天變。而獨詳日食。天變之大者。用皇父之所致也。四章備述小人用事。而皇父小人之尤。其權獨盛。其罪獨深。一皇父用故。諸小人皆依附以進也。四章而下。皆言皇父之惡。詳於遷向一事者。此尤皇父之惡。

之大者也。詳咏詩詞似俱是遷向者怨恨之語。皇父是箇豪暴自大之人。曰豈不時。曰予不戕。曰禮則然。自作自由。真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作都於向。已居然董卓。鄧鳩。馭集富人。又居然有漢徒富家以實。五陵之意。恣行胃臆。其氣險熏灼。真有不可言者矣。

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純陰之月。辛爲陰金。卯爲陰木。純陰之日。日食已屬天變。而又日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故曰醜微字與食字不同。食就陰陽之

本體言。微就陰陽之勝負言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強盛。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日月告凶。雖兼日月。緊頂上日食。不須兼月食說。不用其行者。月應避日。日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月之失其常道也。彼月四句。就感應之常言。則維其常亦變中之常耳。

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婉詞也。心警惕曰惜。心創改曰懲。舊以曾訓惜字。似不如此解更好。

四章即不用其良而詳言之。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家卿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王入柄之法。師氏掌以微詔王。艷以色言。殯以勢盛如火之熾言。方處以其寵方固。安然肆志言。奸臣女后勢常相倚。後世宰臣故多有結連官掖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重。

此下皆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豈曰不時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恃勢而妄作也。牆屋徹則無居。田汚萊則無食。猶曰非我伐女。乃理之當然是何等偏強。

何等慘虐。

只皇父孔聖一句已描畫當時小人無忌憚光景。皇父只宜二卿立三有事儼然比于列國諸侯取富人寔之又全是自私自利封殖私門之意。有車馬即上多藏者不憊遺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只是朝廷之上藉在王室之臣皆不留之以衛王曰擇有車馬有字又非一人之詞也。

七章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讒毒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爲此言。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

罪無辜。卽下民之孽孽。非降自天。皆由讒口。下讒兢  
由人。正與匪降。自天語相呼應。噂聚譁之意。沓重複  
之意。面相諛。背相仇。曲盡讒人情態。

曰我里曰四友。皆徙者對不徙者言之。此時安得有  
羨且逸人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只見  
人之樂。自傷之。至但覺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我不  
敢徬二句。無可柰何。而自已之詞。正怨之極也。舊說  
安命未然。

兩無正



此詩替御所作。通篇情旨曲折。倏而詞嚴義正。極相責備。倏而意折語淒。極相體諒。可謂極興觀羣怨之妙。一章述饑饉以起離散之端。其實離散之故原不在天。亦姑爲怨天之詞以志悲耳。一章正言離散之事。而歸責於王。猶未深責。諸臣三章以各敬其身望之。四章以莫肯用訊責之。凡百君子已當拜受法言。無可逃卸。無可辨析處矣。然今日事勢在諸君子。亦有萬不得已者。徒責之而不盡道其苦楚所在。似乎不近人情。彼猶得以有辭。故五、六章又極言今世言。

語之難仕進之殆若曰我非不知汝之艱危汝之迫切也然君臣之義終不可以若是忍則彼將心平意折而無詞矣至末章始窮其情而致屬望之意蓋去者原未嘗以義絕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所以返之也。

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故昊天言不駿旻天言疾威各反其義類以歸怨之無罪與有罪俱被滅亡正天之弗慮弗吝處舍猶云且置之勿論也周宗未滅而曰旣滅故爲危詞與國旣卒斬同義謂

其忘形已成故也。莫知我勤，言無與我共事者。我即下誓，御作詩者，自謂曰：離居則已散去，曰：莫肯夙夜朝夕，雖未去而已，不任其責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敬身者鞠躬盡瘁，勉佐時艱。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如上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便涉縱肆，非敬身矣。然不曰敬君而曰敬身者，王臣蹇蹇，皆自盡其義所當爲。古來聖賢豪杰如伊、卨、幹、國、龍、逢，捐生不過了得自家身上事，非爲人也。夫爲人尚可諉，自盡又安諉乎？胡不相畏一路滾下，語氣抑揚，各人自己勉力，便是。

各敬。大家同寅協恭。便是相畏。各敬身。即相畏。相畏。即畏天。言其胡不相畏乎。豈不畏於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又以天爲言。

不退者。兵革成而勢不可退也。不遂者。飢饉成而生不得遂也。如此比舊說較覺明白。憐憐日瘁。替御之能敬身如此。聽言則答二句。描出亂世臣子憂讒畏。訛規望苟全之狀。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亦未必是面從。但雖據理而陳。終非極口。諧言不必說到。諧及于已。但有可諧之機。即退矣。

二章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詞。全在言外。愈遠愈近。愈婉愈切。曰不能言。能言曰不可使。可使皆當時之詞耳。匪舌是出。吉人之言。訥訥慎重。恰似用力以出其勢甚艱。正與如流相反。有謂忠言內激。根心而出。亦好。忠言反哀。以其獲罪。巧言反哿。以其處休。棘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兩云字。總是恣然離羣時。費商量語氣。只重正人一邊。末章窮去者之情。以留之上文公義私情。一一說盡。諸大夫已。是措一語不得。故但以未有室家爲詞。然至瘋思泣血。

無言不疾。其中故有大不得已者。在人涕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故無聲而泣。曰泣血。昔女出居。有以昔出任時言者。有以昨離居去時言者。出居對上遷字言。還指離居時爲受註亦然。

詩經偶箋卷七終

詩 偶集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小曼

國家紀綱法度。治亂安危。全在謀猷。上謀主於斷。非  
小則不成。此中執一毫意見不得。却又盈庭喧聒。沒  
主張不得。若明天子在上。詢事考言。如周召同心。蕭  
規曹隨。房謀杜斷。便是興朝氣色。不然議論多而成  
功少。便是宋南渡光景。當時幽王昏亂。羣小聚徒成  
羣。撓亂國是。無一箇不競是非。却無一人肯擔利害。

故曰諭諭訛訛。又曰誰敢執其咎。宛見當時回遘之象。曰先民言其棄祖宗之法也。曰大猶言其背聖賢之經也。曰邇言是聽。是爭言其無四海之謨。萬年之計也。當世未始無賢人。主不能用。徒使羣小猖狂。如處堂之燕。焚棟及巢。恬不覺悟。人莫知其他。而詩人臨深履薄之意。安得不切。安得不言。細分之一章發其端正。刺王也。謀臧二句。就王說。二三四章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正所謂謀猷回遘也。謀之其臧四句。就謀夫說。四章言非無善士。而王不用。合二三四章正。



所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也。謀猷如此喪無日矣。故以已懼既意終之。

諭諭訛訛狀小人陽合陰離情態正是其回而不和處具有同聲附和之意具違具依人人無真是非事。事無真是非王之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正此輩誤之耳。

我龜二句只借來引起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真屢卜也。發言盈庭是謂孔多誰敢執其咎所以謀不集人持一心人角一喙後來成敗不關自己身上自然。

議論輕出。底無畫一處。若一人獨斷功。亦其功。罪亦其罪。謀安得不臧。安得不集。

上只說謀之不集。尚未及所以爲謀者。此乃承上而傷其所以爲謀之謬也。上不得於道。與此不潰於成。俱頂上一句說。

靡止靡靡。只是引起話頭。若因國論不定。并求民所以不多。誤矣。聖否。否字帶言之。睿作聖。視作哲。聰作謀。貌作肅。言作艾。艾訓治。謂有條理也。

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暴

與馮爲二而曰知其一者。謂明於此一類而昧於他處也。他暗指時事言。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謂將值於禍也。如履謂現在於禍也。

小宛

此詩意旨即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之意。時說以無辱親爲綱。敬儀教子爲目。固是。但須知詩人原因念亂而懷二人。因懷二人而及敬儀教子。莫認客作主。在讀者自得之。士君子身遭亂世。觸目禍機。七尺

之軀尚可舍置。到念及父母遺體。不可毀傷。祖宗宗  
祊。不可隕墜。此正是詩人念亂深情。獨往處。一章發  
相戒之端。下三章詳相戒之事。戒意不出謹儀教子  
二意。而未二章則推廣之。問卜于神。効法于人。總見  
其迹涉畏途。兢兢不敢自寧之意。此是詩人百折千  
迴處。文字與意旨俱自委曲無限。到此更不須步步  
顧母。又打到謹儀教子上去矣。握粟出卜。即屈原卜  
居意。此事豈卜筮所及。握粟亦非寔事。不過心緒倉  
皇。不知所以自免。故件件要做。至於効法恭人小心。

戰兢自守。此正是處亂正經。汚水之敬。雨無正之敬。身小。旻之履薄臨深。皆此意也。

鳴鳩小物。今飛鳴戾天。有勉強意。明發乃爲思慮之始。非夜氣清明之謂。

二章敬儀也。貌之德恭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曰齊聖。齊聖對彼昏看。只論此二項人意。却歸重溫克一邊。日富形容沉湎人。初僅濡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如畫敬儀廣說。而不爲酒困在其中。天命不又。只就敬不敬上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是警惕。

之詞指自家身上說而舍下時變意在須知士氣國運盛衰治亂原是一體此以大氣數言之禍福在其中矣。

三章教子也。中原之菽物之可公者也。螟蛉物之可似者也。穀以終中原興意似以終螟蛉興意。穀亦廣說不得拘上敬儀上。

脊令飛且鳴亦有努力之意。邁征俱勇往力行之貌。夙興夜寐。登上意以起下文。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一息不停。未句正應前有懷二人意。

系。扈。不。食。粟。填。寡。不。宜。獄。反。興。宜。字。與。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可。以。字。同。一。言。之。間。悲。慘。可。掬。

溫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指當世賢者。賢者尚如此。在我又當何如。集木雖危。木猶可倚。臨谷雖危。地猶可籍。水則全無憑依。見已非恭人。小心益當戰兢也。自何能毅。毅正在是。

小弁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大舜地位。只我罪伊。何上說。何辜于天。

亦自以爲無罪相似。合二語稱之。小弁之品定矣。通詩萬轉千迴。巉心刻骨。總之訴情處少。說憂處多。蓋處家庭父子之變更。無別路。維有哀傷痛割而已。然中間曲喻宛譬。盡態極妍。悲痛迫切之詞。含酸飲痛之言。疑恠忖度之吻。無所不具。終未嘗作一決絕語。怨而不怒。顯而若微。徐子先謂其文不在東山棠棣之下。固定論也。

首章鴛鳥名斯。語助詞。被棄之子如窮人無所歸。曰歸。飛便有人不如鳥之意。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



斥言之。二何字自審之詞。云如之何。注云安之而已。非是。若云將何處置。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

二章舊說大道塞則艸生。憂傷極則痛心。亦非也。余意周道之上。草生蒙茸。意亦唐人愁心似春艸時。向玉堦生之意。下六句古今說憂盡。此數語詩人都自身親經歷中來。自覺有此種種魔趣。言之親切。言之醜縷。有謂用老甚於如擣疾首。甚於用老者。亦謬。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

日維憂用老疾如疾首不病而自病也。

三章桑梓雖屬興桑梓猶恭敬無一時不恭敬可知。靡瞻匪父如云一舉目只看着父親一出世只靠着母親言父而及母帶言之耳不離於毛四句作詰問疑惟之詞如云父母如此豈我不是親生兒子只是我六親無緣生命不好我辰果安在耶口吻纏綿宛轉世俗之譚可味可想。

四五章言物皆有所托興已獨無托物猶有所顧興親獨不我顧興意作蝸依於柳萑依于淵更順舊說。

作柳與淵猶然容得尚多一轉。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反興下意舟流無所屆喻已之飄泊如窮人無所歸也。壞木無枝喻已之憔悴孤特無復生人之樂也不遑假寐雖永嘆亦不暇矣寔有置身無地之意。詩。今昔字尚可刪。寧莫之知玩寧字似言親豈不之知。注言人莫之知非也。

六章忍是不憐恤之意。非殘忍之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休惕良心。可憐之極。

七八章君子信讒始推原見廢之本。無易由言。又推。

原見讒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說到末段。知其不可奈何。設爲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卽自絕。鄒云。人情奮於自決者。中有不自決者在也。此語妙絕。非解人不知。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醕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於讒言。全無阻却。推委核寔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醕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說。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罪失宜。亦不是望他罪讒言而不罪已。又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莫高四句。言以爲莫高矣。却不是山。以爲莫浚矣。却

不是臬君子亦不可易其言恐人聞之如此說莫高莫浚較順舊以爲追戒之言亦非也事已遂矣戒之何益亦是追歎之耳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寬說

巧言

首章自訴其罹亂以啓讒言之端二三章推本其所由生之故至四五六章余意不過惡之之極予忖度之明其讒之易窮顏之厚矣明其讒之可醜至末章則極力形容醜詆河麋言其地位卑也微虺言其惡

狀猶新臺之戚施。遽條也。居徒幾何。言其無幾。黨與也。三段皆藐之。之。至曰。賊爲亂階。曰爲猶將多。又從而恠之。舊以爲讒人之心不難知。讒人之言不言辨。讒人之黨不難除。分說似尚未是。

首章曰無罪無辜。又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者。蓋身罹其毒。反覆致審之詞。舊以爲美其獲免。非是。

借始旣涵四字說盡千古招讒之故。讒人雖百般伎倆。百般狙僮。當初發難端。亦有搖搖不敢自必之意。倘遇明主。如雨雪之消。見睚耳。此時優容不斷。遂被。

小人識破機關。拿定筋節。後來着着游其殼中矣。安得不信。信之日深。亂之所以日長也。下四句承上說來。涵即不怒。不怒即不能社。二如字有意。見轉移之機。只在王一反手間耳。

舊說屢盟二句。即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即如怒二句而反之。亦是屢盟與君子盟也。作會而畔。作誓而疑。果能社君子。何盟之有。况屢盟乎。屢盟則亂。長信盜則亂暴。孔甘則亂餒。造字造句。各各相應。謾人乘間以伺君子。如穿窬然。故曰盜餒饕餮之謂。謾

入甘言以致亂。美多適口以厝毒。王之甘言是餘亂也。匪其止共。說出小人心事。若就職事。說小人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耳。維王之印。見信之者。王受禍者亦王也。

寢廟二句。見維王畫制。大猷二句。見維聖畫倫。俱以能所難能爲興。秩秩有經。綸次第。莫則規畫之。使一定也。趯趯二句。即比上他人二句。見有心忖度之易。易也。

柔不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不同。故必以



心數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興下文蛇蛇四句是上數之之意重巧言邊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數之則辨不必言矣蛇蛇正形容碩言出口之度如此碩言由心而出順理成章不愧不作故曰出自口矣

末章着意形容不一而足玩朱傳居河之麋三句是一意徵虺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上二意言之然此章只宜叠叠說去以見義不宜割裂破碎以就其說

何人斯

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闕弓而射之則

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躬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暴公之惡。只反側二字盡之。此詩首之曰其心孔艱。終之曰以極反側。正首尾相應。處中間。專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其一來爲快。若作瞻望。若作疑。忖。便覺。讒人愧汗。慚顏。羞澁。難前之景。與其雲石。翻覆。鬼魅。出入之狀。俱一一書出。且暴蘇二人當時同心共事。今日光初灑未。又與入不同。以此相責。正如握西秦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

患見。讒搆排陷之罪。不待言而顯矣。讀者須于意中探取其痛心刻骨之情。又於言下領會其綿裏藏針之妙。徒曰責人忠厚。尚得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一孔艱舊說作艱險。看此詩情。吻不宜開口便罵。正謂逝梁不入其用心太多耳。章內胡逝我梁等語。都非實事。諧已者。明是暴公。若直斥暴公情詞。便不委曲。故特設一人以寬暴之罪。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可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暴公之心。大如芒刺矣。

二章首二句雖已明知其譖而猶爲不知之詞上云  
維暴之云此復云誰爲此禍總是暗相敲打中二句  
不責其譖已而責其入信可謂善于立言下二句云  
不我可便就不入信言似更婉曲非謂譖已爲不可  
也

逝梁復逝陳光景最可思小人面相和背相詆然欲  
揜蔽若非已譖之者未嘗不欲一至其庭而良心終  
不能昧欲行又且自止真有逝梁不入逝陳不入一  
段光景聞其聲不見其身踪跡閃幻宛在目前不愧

子人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詩氣似蚤。當云。汝之不言。我豈有愧於人乎。汝固不愧於人者也。豈汝有畏於天乎。汝固不畏於天者也。

胡不自南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只是因其相值。而又不入轉可疑。故曰。祇攪我心。

五六章。非特脂車。是托言。即托以亟行。亦是設爲之詞。特多方攻詰之。使捫心自愧耳。上因其去而望之。下又因其還而望之。總同此意。

伯氏三句。言與汝義如兄弟。相應和如。墮筮勢相次。

比如物之貫盟牲。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言。三物統言之矣。

視人罔極言爾。覲然亦有面目。乃視人若是罔極乎。正發其情之奸也。若依注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殊無味。反側二字到此始直舉而言之。然只言始厚。今薄便了。終不說出更覺意味深長。

巷伯

巷伯掌官中之獄者。官爲寺人而藏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通詩總之反覆怨訐以致其惡惡之意。舊

說一二章責之三四章誨之五章訴之六章絕之無  
此意也。萋菲小文貌。哆侈微張貌。貝錦似錦而定非  
錦。南箕似箕而實非箕。故以爲讒言無寔之喻。舊以  
爲貝錦小者大之南箕虛者實之亦不必兩成字可  
味全是他造作出來正是讒人罪案在此緝緝言讒  
之接續增益如女之績也翩翩言讒之往來輕飄如  
鳥之飛也捷捷翻翻言讒之禦人以口給倏忽而變  
亂也慎爾言也舊說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舊  
說以術中之禍懼之亦無此意不過是深惡而幸其

見及詞猶今人云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你也。好好猶揚揚。艸艸猶慘慘。視彼驕人猶今人云看他們得意可憐。我受禍也。投畀豺虎四句極惡之之詞。投畀昊天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猶今人所云這。樣人我只交付天公也。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讒之方。亦示人以止讒之道。

楊園下濕其地最卑。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隄防自固。故曰猗於畝丘。非加楊園則其上也。

谷風



首二章傷友之見棄末章原其所以見棄之故也維  
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氣類相應頽風廻旋如車輪  
有周旋不舍之意故以爲朋友之興維予與女義同  
鷦鷯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予于懷如漆中之投膠  
棄予如遺則路傍之敝屣末章言以谷風長養萬物  
巍巍之處不無死草萎木然生育之德大傷殘之怨  
小也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相棄詩人若不忍直言  
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是亦祇以異之意此詩須  
得其怨而不怒處大德或即就前患難相救說似德

色市恩非詩氣也。

蓼莪

玩詩意當是孝子行役。父母家居失養而死。故作此以志其終天之痛。通詩總道親恩之大。子職之虧。然情旨悽惻。真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宜王生之廢讀于門人也。

莪蒿蔚一物。始生爲莪。長爲蒿。蔚則蒿之猶麤大者。莪可食。蒿則無用。合蒿蔚言之。只見其不副父母初望。以爲莪。却是蒿。却是蔚耳。哀哀二句。感念父母生

養深恩八字中語無盡而痛無窮三復自見

餅資於母。親托於子。理相似也。只取相資之義。不取象于餅。嚙之大小。鮮民即今所謂孤子。生不如死。皆深悲極痛之詞。無父無母之人。入而哀思感動。飲恨難言。出而形影悲涼。置身無所。啣恤靡至。神化之筆。父兮章即上生我。劬勞詳悉言之。生鞠拊畜。長育時講許多分疏。究竟無味。此六字語。既相近義。亦無多。只孝子繁稱之。若形容不盡而已。顧復則微有別子。隨父母。既旋視之。更反復之。真情真景。昊天罔極。哀

哀父母說一德字已落第二義上。比蒼天孝子亦從無可摹狀中。強作此語爲人子者當自得之。

南山飄風舊說以物理之常興人情之無常。然孝子抱脚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見南山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故緣以爲興。下二句極痛之詞。

大東

此詩自不以其長以上。敘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歷數天象。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想頭甚奇。出語似詭。顛倒。

淋漓變幻鼓舞。總是窮極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  
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以文字觀之。亦天下之至奇  
也。

首章困而思古也。有饒二句。原無大興意。饒抹皆富  
足之象。詩人似以饒抹二字興。如砥如矢。饒滿則不  
平。抹曲則不直。反興也。所履所視。王會車書一統之  
景。言下宛然。周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往來。冠蓋  
相望。儀衛赫奕。沿途小民。或息肩憇足于道路之旁。  
或偃僂提携於阡陌之上。莫不跋踵肝脾。瞻望其丰。

采快睹其威儀或以視爲行視地者可笑潛然出涕  
含悲畜怨下意未宜露出

上四句困於財下四句傷於力有以末句總承者亦  
不妨然不如平分妥履霜寒泚之景也公子嬌羸之  
質也葛屨履霜公子周行何等景象只此四句令人  
酸絕

契契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舊說以爲契契  
而寤歎者乃可哀之憚人也于興意未協憚人即上  
章所稱不專指公子一邊契刻也有憂苦刻心之意

薪是穫薪。是字指穫薪言。薪已穫則易腐。故急須載也。

職勞句只是引起之詞。不與西人平重下只平平說去。而羣小得志賦役不均之意。自見舟人私人舉卑。近以見其餘也。東西人之子。只大槩言東西人耳。子家不必泥。

觀此詩所教之

星自漢

箕至甲

皆戊亥

月復所

五章以下文字。到無義理處。已入絕妙田地。痴人說夢。不得漢天河也不言日月而言雲漢光之不能下。監者也。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徒。

見之候也而又  
有雙街之語作  
詩者口時有感  
而借以警意耳

偶箋  
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曰不成報章。舌張而曰。猶治亂而曰亂也。

七其制如是。吉禮用棘。喪用桑。長三尺以載鼎。肉黍稷之七則小。

### 四月

通詩皆迫感無聊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七章言避亂無策。八章述已作歌之意。

首三章興意。四月二句以暑之難去。與亂之難避。秋



日二句以肅殺無物可免興亂離無處可歸冬日二句以物寒而風疾其氣相似興民穀而我害其情獨不相似然余意此雖興體正不須如此牽合人情憂亂之極覺觸目生悲已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意夏則燦石流金宇宙燔灼秋則木黃草萎宇宙蕭條冬則日慘風悲宇宙淒厲總是傷心之景雖還他興體亦不須刻舟而求劍也先祖匪人言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注未是

四五六章皆反興嘉卉即知其爲栗爲梅也殘賊之

人竟莫知其所以致此之故也。泉水之濁猶有清也。我之構禍竟穀無日也。南國之有江漢以爲紀也。我盡瘁竟曾莫我有也。皆悲憤之詞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于王曰。構禍有觸目羅網舉足顛陷之意。莫我有猶云不當數也。

七章合謂天蓋高四句觀之可以見士君子憂危傍皇置身無地之狀。

八章雜以告哀言其詞不敢他及其意亦不敢有他

望也。

北山

敷政集事。鞠躬盡瘁。不敢告勞。臣之分也。亦賢者之志也。大小鈎連。勞佚均通。無使壅閉。政之經也。亦朝廷之惠也。汝墳之民。能自忘頽尾之苦。四牡之君。能恤下將母之志。北山不均之歎。何自而作。首章述行役之勞。二三章正言獨勞不均之事。四五六章以人已勞佚兩兩相形。而不均自見。

登山采杞。只是羈役在外。覽物興思。借借注雖云強壯本指同行者。卽皇華詵詵同義。有云恐碍獨賢意。

王室百官布列。豈有一人獨役之理。只是勞者對佚者言。便是獨勞耳。憂我父母。此章較輕。以念子言。非以其缺養也。

二三章正言役使不均。如云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王臣乎。大夫如此不均。獨以我爲賢。使之從事王事。如此傍傍也。四牡如此彭彭也。只緣謂我年華未邁。筋力未衰。故使之經營四方耳。未老方將當是獨賢。轉語時說以爲正。獨賢處尚微滯注。中猶字亦自活。傍傍卽旁午意。未老卽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

管此詩本爲不均而作。乃云天子嘉我之未老少我  
之方壯。嘉我膂力方剛。故獨見任使。若反以爲王之  
知已。忠厚之至也。然強壯者又豈止一人耶。

後三章各就上下句比勘。出不均來。燕燕二句以安  
危分。息偃二句以行止分。叫號二句以動靜分。棲遲  
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以親  
疎分。鞅掌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  
不可御矣。故總攬國事曰鞅掌。看數武字不端粘  
着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

大車

將大車者必揚塵。思百憂者必致病。要玩無思二字。猶云索性丟開憂而可思。猶可言也。不敢思憂不可言矣。不出於頰頰。訓小明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蒂。如胃中所明白處。只有此一事也不出二字。絕可味。自重有憂日益深。病日益劇之意。此章詞旨沈痛。似與風發同例。傳行役勞苦而憂思然否。

小明

此詩一說行役者孤苦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一  
說行者怨其居者之詞三復詩詞大都士君子處亂  
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行者固以罪罟譴  
怒反覆爲憂僚友之在朝廷者亦豈有樂事哉故思  
之涕零末二章復以自勉之道戒之蓋亂世暗君惟  
靖共正直庶幾獲免此即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意  
且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已之勞則訴  
之天友之福則徼之神俱有廩廩不能自保意在  
明明二句有宜其昭察下情意我征二句地之遠也

二月二句時之久也。念彼共人，明明戀國，懷鄉悲已，念人含愁在心，無可伸說，故涕零如雨，固非別久之懷思。然未是我勞彼佚而致忿憾不平之感也。畏罪罟與畏簡書情事，自別共人，卽下君子曰共人見位在當共亦微詞也。

歲聿云莫，須記得不是承還字說。騰騰懷顧亦內顧而悲，非念朋友也。譴怒明入之于罪罟也。下反覆暗中之于罪罟也。

自詭伊戚，只以義命自安與自詭伊阻一樣，若以爲



不然見幾遠去恐非渾厚之音且下戒他人靖恭而自欲去亦矛盾矣

曰無恒安處喚起下意下言盡職親賢而親賢又盡職中事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虔恭爾位之恭正直詩人即指自己一輩人說是與言扶助正人使得以行其志非引正直以自輔也好則愈深矣

### 鼓鐘

舊說前三章直刺之末章陰刺之非也皆婉刺之詞鼓鍾伐磬本可樂而聞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而

所懷者古之淑人君子微言之也其人自非其樂固是微言之也但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耳讀詩者須得其溫厚之旨爲妙

鼓鍾鼓字虛將將潛潛伐藁有始作旣作借作意樂之盛也湯湯浩浩三洲有始盛中流終落意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妯甚于悲傷憂之甚也懷允不忘言懷之信不能忘也只說懷其人不言懷之所在含畜無限樂之有節便是不回不猶只空說與今君子不相似荒亾意在言外

鼓鍾句與上一例另說鼓瑟二句與以雅二句對琴瑟堂上笙磬堂下同音總承上四樂說清濁高下無奪倫始終節奏無錯雜是曰同音雅南樂章籥舞樂容不僭總承三事說以詩歌則音律清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曰不僭

按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皆已不爲周臣宣王曾命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此詩之義蓋不可考矣詩故謂記徐偃王僭王之事備之

楚茨

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類報時事也五六章皆祭畢時事也

首章主酒食言上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重黍稷以未獲言倉庾以已獲言總是言收成之富四我字兄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就祭神言妥侑專就獻尸言四以字皆就酒食言以介景福

神介之也。勿泥以字作自我求福說。其實連下二章通重奉祭不重求福上。

二章主牛羊言七句分濟濟五句薦牲祝祭句求神。此即祝事孔明也。濟濟自容貌言蹢蹢自步趨言兼主祭助祭皆有之。絜牛羊如視牲而色純角正之類。剝亨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四或字即就牛羊說非就人說蒸嘗只泛言祭意于禘博求之也。孔明訓備訓著儀文兼至曰備典明昭明日著神無象故曰皇尸有象故曰享皇訓大訓君言其洋洋上下左右。

威神充滿如君臨之也。萬壽即介福正所謂孝孫之慶。

三章主俎。豆獻酬之事。言此章之敬皆歸公卿。蓋賤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人不敬。皆公卿之敬也。至卒獲句。分執爨君婦二段。是祭時獻尸之敬。賓客一段。是獻尸後飲酒之敬。執爨以供事。言故曰。踏踏。主婦以交神。言故曰。莫莫。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豆以獻尸也。爲賓爲客爲字。不重。筮戒意。獻酬三句。皆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交錯指少長。

禮儀二句兼賓客少長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要知此是導飲不是祭畢之燕卒度無不合於法卒獲無不得其宜萬福意只帶過

四章承上三章說來云人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此蓋飲福受胙時也式禮句有總括前三章者有謂此時行禮久而敬不衰者還是就此時言作引下語耳徂賚孝孫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孝孫以下八句皆殿詞苾芬四句與齊稷四句對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獻酬蹀躞莫莫之類如幾

句與時萬句各足上句即俾爾單厚一例看不可以爲百福與錫極之寔如幾意之所期如所欲而至也如式天下有一事即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齊者不亂稷者不遲匡者不邪勅者無慢皆禮容敬處也極訓爲至言每事之至其善無以加也

五章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件皆祭畢時事禮儀既備終三獻也鍾鼓既戒終三闕也戒訓告樂告成也孝孫徂位二句此時祭祀既畢主人乃出立於阼階上西向祝出西階東向傳尸意告利成於公卿徂



位與上。俎。賚。孝。孫。之。位。不。同。上。是。孝。孫。主。祭。時。隨。尸。之。位。此。是。作。階。上。西。向。即。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工。祝。致。告。亦。與。上。不。同。上。是。祝。致。神。意。此。是。祝。傳。尸。意。也。受。告。之。後。則。當。送。尸。尸。以。神。爲。度。則。當。徹。饌。諸。宰。向。司。爲。俎。至。是。則。徹。去。諸。饌。君。婦。向。司。獻。豆。至。是。則。徹。去。籩。豆。徹。饌。之。後。賓。徹。俎。皆。去。雜。同。姓。諸。父。兄。弟。在。于。是。以。餘。饌。羞。燕。所。謂。燕。私。備。字。有。兄。弟。既。具。之。意。六。章。燕。私。之。事。承。上。章。末。二。句。來。入。奏。者。入。奏。于。寢。也。後。祿。對。祭。時。受。福。看。彼。爲。先。則。此。爲。後。矣。爾。祓。四。

句詩人敘事之詞。神嗜六句與燕者頌禱之詞。此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壽考作已然事惠考物理威儀之無差忒也。時者蒸嘗禴祀之亡愆忘也。盡即沿惠時言。末二句是幸之之詞。朱注當字只以意度之後當如此。不是勸戒其當如此也。上數章稱兩單指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未盡之意。此文章妙處。

妥侑。妥訓安坐也。尸即至尊之位。或不自安。故以拜安之。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

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

剝亨肆將 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司剝事者

內饗司亨事者亨人司肆事者外饗司將事者司徒  
小子之類。

祊 禮公卿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內有待賓客  
之處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  
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  
與正祭之祊在廟門外。

爨 養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養爨在門東南北上。

廩爨在饗爨之北。

燔炙 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肉以燔。肝心炙。

君婦 妻曰君婦。妾曰女君。

豆 內羞遵則糗餌粉養。豆則飽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賓客 尊者爲賓。卑者爲客。按禮家每以諸侯爲賓。卿大夫爲客。

交錯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養孝孫。主人酹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

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

云又

送尸。君迎牲而不迎尸。又送尸不出門。尸在廟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于神。

徹不遲燕私。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送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

俎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

信南山

前三章以奉黍稷而獲福。四章以奉瓜蒞而獲福。五章以奉犧牲而獲福。但章意當以黍稷爲主。因及瓜蒞。因及犧牲耳。

首章本原隰之自。二章述雨澤之饒。俱是作黍稷緣起。元不甚重。

疆畫其大界。理別其條理。然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姑就一夫論。則百畝之遂徑爲疆。中間

畝。畝爲理。就十夫論。則千畝之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不然。南東其畝。余意疆理之中。田畝繡錯。或東或南。不過言東南以槩西北。甚覺簡便。而注中云云。時說皆從之。蓋田畝必順地勢。水勢所宜。如地勢西高東下。水勢就東。其遂東縱入于溝。則爲畝于遂之南。以障之。使水自西來者。得以就東之橫溝。不溢而南也。地勢北高南下。水勢就南者。倣此。彼以畝爲防水之具也。

雨雪兩字。虛煥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

雲冬雪春雨土膏饒洽優是餘裕滙是厚漬霑是濡澤足是充滿。

尸賓尸即楚茨之妥侑是也賓三獻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非尸酌酢賓及祭畢而宴同姓于寢之獻也。

瓜熟時正值秋嘗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也。

五章血膋以上總既灌迎牲之事苾芬以上既奠升臭之事合之所謂孔明也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燔膋



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矣。于是烝而進之享。而獻之。正薦熟升臭時事也。此章所云清酒。只用以求神。亦爲迎牲。而獻與三章獻尸之酒不同。

甫田

一章勞農。二章奉祭。三章省耘。四章收穫。詩雖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內多歸美農人之詞。此詩之祭。猶今世俗青苗神。皆夏耘時事也。首章提今適南畝。或耘或耔。原未說向播種時。去次章方社之祭。曰我田既臧。即上所謂黍稷疑疑報者。報此非報。

秋成也。田祖之祭曰祈甘雨，即大此疑疑之苗所者。祈此非祈來年也。三章省耘亦非祭畢復省之說。只前首章今適南畝，又提起言之，而未章則豫道之詞。再曰農夫之慶如云我何力之有，正所以勸也。

首章文義叠叠相承，只重自古有年，今又有年，意歲取十千，猶三萬億及秭，亦見收數之多，侈豐登氣象。非謂什一之法取民有制也。

齊明犧羊，琴瑟擊鼓，俱互文，非禮樂分說。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穀，三以字相承，遞說。

曾孫之來亦不是特地省耘乃因祭而來朱傳適見  
又見字可味然上下相親相勗相感相應一種勤勞  
親近真率之景已宛然可掬。

未獲時密比不批故如茨寔煩碩而垂末故如梁若  
既獲則茨梁不足言稼多故方廂以載之庾高故于  
倉以貯之報以介福須像農夫方好有飽淳和安田  
畝意。

徐玄扈曰此詩諸說紛紛有作兩年事者以爲夏勞  
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收成謬不待言矣有

作一年事者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未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農而欲報之此在今時以爲不易之說以愚而論大朱必然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秋獮之禮羅弊厭禽以祀祊十有二月大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孟春祈穀於上帝季春爲麥祈寔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并無三夏之月祈報方社田祖之文惟龍見而雩當在建巳之月然此祭非祈非報唯億禧序言春夏祈穀于上帝仍非方社田祖則以此祭爲在耘

耔之時。乃曲說也。第三章雖是勞農。然亦安知其非省獲之時。徒以禾易長畝。易字終善。且有終字。便以爲省耘。不知易其田疇。是通用字。終字猶俗言畢竟。對自古有年而言。如終溫且惠。亦是常常如此之意。泥此二字。遂以爲省耘。又曲說也。爲此說者。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捱時溜月。次第相因。故爲此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耳。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事。或

更端別敘。或重言後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爲秋時之祭。于義旣通。三章不論爲省耘省穫。都無不可。此說大有理。故特存之。

社方 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

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四方之神。東句芒。西蓐收。南祝融。中后土。北玄冥是也。

田祖 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

### 大田

此爲農夫之答甫田也。故多歸美曾孫之詞。田之大者。稼必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旣備二字。足上種戒意。乃事二字。起下單報三句意。器戒故

單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由是庭碩之苗。可以順  
曾孫之心矣。由是方而阜。堅而好。不稂不莠。底碩之  
後。漸見昌隆。然蟲之不去。雨之不降。何以至此。此非  
農人之力。非曾孫之貺。無以致之。曰。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徼福于曾孫也。由是收  
成之富。曾孫省歛于野。報賽之典脩而景福介矣。  
旣方章。敘苗生之盛。復云無害田稗。是倒敘章法。  
方房也。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甲孚以在米外。若  
鎧甲也。稗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一束曰穉。謂



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合東曰秉謂束而輦載所不及者。滯穗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曾孫來止。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上心。彼爲耘時。此爲穫時。騂黑南用騂。北用黑。各隨其方色也。

瞻彼洛矣

此因朝會而講武。與車攻同例。看洛水泱泱。所謂據天下之雄。旨都六合之上游。朝宗之地也。君子韜以服之。韞以佩之。振作六師于此。福祿可謂如茨。可謂

既同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循是道也。豈不足以萬年保家室。與家邦乎。三章之中。或有講武而無福祿。或有福祿而無講武。總是文字錯綜處。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羣下皆奮揚之意。韜蔽膝之服。稱乎冕者。

琫鞞之上飾。玼鞞之下飾。琫玉爲之。玼珉爲之。天子玉琫而珉鞞。諸侯盪琫而玼玼。

裳華

此詩與蓼蕭相似。首言既見而心寫。尚未說到所以

然次章維其有章。則之子之美見矣。三章車馬之沃。若正有章之見于容飾者。四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曰是以日維其見其非倖致也。似字句法妙品。二章以芸黃興文章。三章以黃白二色興駢服一色。芸黃亦有文章外見之意。

首四句泛就設施言。末二句方見才全德備。有才即是德。非上四句是才。下二句是德。才德二字皆自內說。所謂惟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

詩經偶箋卷之八終